



目錄：

上輯

傅斯年之砲	八
斥潘光旦之胡說	十
哀哉所謂自由主義者	一三
也論筱丹桂之死	一五
陰曆新年想到周作人之流	一七
紀念魯迅先生	一九
附錄：寫於一個巨人的忌辰	二〇
小雜感	二二
物價雜感	二四

招生有感·····	二六
青年節有感·····	二八
「第一個感想」的感想·····	三〇
問題不在厚黑·····	三二
一個錯誤的比喻·····	三四
強盜與書生·····	三五
科學與民主·····	三六
幽默與民主·····	三八
官僚與資本·····	四一
高調與空話·····	四三
富貴兒松柏之後凋·····	四四
今三士·····	四五
實行民主是剷除貪污的前奏·····	四七
嚴禁自殺·····	五〇

蓋章的自由	五二
對於一個悲劇的看法	五四
新年論「舊」	五六
文人與窮與文章	五八
談「開夜車」	六〇
談中學生國文程度	六二
談紀念週	六四
談筆名	六七
談方言文學	六九
談「談書人的骨氣」	七一
談潔癖	七三
談思想統一	七五
談投機	七七
談「空談」	七九

談歷史……………八一

神童論……………八三

關係論……………八五

發怒論……………八八

知己論……………九一

道德論……………九三

書生無用論……………九五

良心論……………九七

貪污論……………一〇〇

人情世故論……………一〇三

雜文論……………一〇八

下輯

損者三友……………一一四

年糕與社戲……………一一七

有病呻吟……………一二三

失眠……………一二九

天下無如吃飯難……………一三四

在小島上……………一三九

跋……………一四三

上
輯

傅斯年之砲

大公報一登出傅孟真即傅斯年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寫字間裡頗有幾位先生震驚贊嘆於傅氏的勇猛激烈，敢於放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傅氏握管吮毫之際，那動機，一半誠然出於忠臣義僕的一片愛君的愚誠，另一半，恐怕還是企圖以此博得老實的讀者的一聲喝彩的罷。

但在略有一些常識的人的眼底，傅氏所放的無非是馬後砲的一種，本領是並不怎樣高明的。

馬後砲三字通常係指放高論於事既敗而言；但拍着一個猛人的馬屁，躲在猛人的馬後放出砲來，我以為也不失為馬後砲的一種；而傅氏所放的，正是這新創的一種。

看了小報，知道南京有一位什麼報的主筆，以勇於向蘇聯開砲而得「×大砲」的雅號，有一回據說開得太賣力了，曾為中宣部以有礙邦交之罪罰令停刊三日。我就想：這位大砲

主筆實在是一尊典型的「馬後砲」：奴才當着主人與衆客前面痛罵主人的一個面和心不和的怨敵，雖然也會受到主人的喝阻，到得客人一散，主人是會予以格外的推心置腹與嘉許垂青的。

傅先生所攻擊的誠然並非主人的怨敵，而且還是至戚哩，然而那出於爲主人卸干係和愛護主人那份家私的一種苦心孤詣，我們明白，主人的心頭自然也是雪亮的。

這一砲是放響的了，論功行賞，我們等着瞧傅「參政」傅「國大」的袍笏登場罷！

斥潘光旦之胡說

對於某種學者，不做得很，我一向缺少好感，「學者」者，照理應是「有學問的人」也，然而世上有許多「學問」，本來無非是些鬼話，學者們有了太多的鬼話似的學問，「學問」是「有」了，然而「人」氣「人」性「人」情就一天天的減少起來，最後不知不覺就成為「鬼」了。學者而成了學鬼，寫出來的文章說出來的演講，自然也就鬼話連篇，一無是處了。

潘光旦先生在觀察上發表的「讀者的不自由」一文，就是一篇標準的學鬼所作的鬼話。
「讀書沒有自由，幾乎是要讀書的人的共同的痛苦，所謂不自由，我們一向以為是環境加諸於人的。譬如在我們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裡，讀線裝書的舊的爲君主帝王說話的書的自由是有的，學校裡的教科書，也多的是這一類，至於要讀新的西的進步的書報呢？其不自由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前幾年有手拿馬氏文通而被誣爲馬克斯信徒以致槍斃者，現在

雖然是實行憲政了，然而看世界知識、展望周刊、甚至觀察在很多地方也仍舊是算做犯罪的。環境明明白白擺在這裡：讀中的舊的右的是自由的，讀西的新的左的是不自由的。

我們的潘先生對於環境所加於讀西的新的左的書報之不自由這一事實無法否認，於是就以轉移目標的戰術發表宏論道：心靈的不自由比較環境的不自由還有力還可怕，現在青年之喜讀西的新的左的書報，實在是出於心靈的不自由云。

且不問世上是否有心靈的不自由這一事實；也暫且不問心靈的不自由是否就比環境的不自由可怕，我們在這裡要請教潘先生一聲：青年之愛讀西的新的左的書報，果真是心靈的不自由麼？

在這飢寒交迫的時代中，腐化落後的社會裡，一求溫飽二求進步，該是每一個稍有人性的青年的心靈的要求罷。這要求怎樣始能獲得實現呢？在孔孟老莊之流的消極安貧的綠裝書裡是找不到答案的，在許多正統派的政治經濟學上是找不出答案的，假使找得出答案，世界還會變成這麼充滿了飢寒腐氣嗎？於是青年們，有人氣的青年們在充滿了禁止壓迫誣蔑刑罰的極不自由的環境裡，偷偷的開讀西的新的左的書報了，因為祇有在那兒他們可以得到些間題解決的方法，得到些心靈上的精食，難道這樣，就是心靈的不自由了麼？倘如是的，潘光

且當非四川楊妹，一日三餐是省不掉的罷，潘先生，當你在舉箸進餐之際，你想到這是足下心靈的不自由麼？退一萬步說，人要吃飯姑且算是心靈的不自由罷，爲了要獲得心靈內自由，潘先生呵，足下爲什麼不『絕食』或改吃『雅片嗎啡』呢？

對於一個問題，避開最根本的常識的原因不提，專擇那些不成原因的繁枝細節的原因誇大爲主要原因，以炫深奧，以駭庸衆，以愚讀者，這就是許多大學裡的權威學者，不，學鬼的唯一的技术！

哀者所謂自由主義者

事實如「鐵一般」，眼前世界存在着這麼二種國家：

在甲種的國家裡，少數的「上等人」有吃人與說謊的自由，多數的「下等人」沒有吃飯的自由，雖然似乎有一些說話的自由。

在乙種國家裡，少數「上等人」的吃人與說謊的自由是被剝奪了，然而多數的「下等人」不但仍有說話的自由，而且還得到了吃飯的自由。

此外自然還有第三種國家，「上等人」有吃人與說謊的自由，「下等人」不但沒有吃飯的自由，連開口訴苦也被目爲大逆不道，有坐牢殺頭的危險。這種國家，這兒暫且不去管牠。

吃的自由和不自由是經濟的，無形的，近視眼先生們看不大出，說的自由和不自由是政治的，有形的，近視雖在千度以上，也大抵能够一目了然。有許多論客之所以歌頌甲種國家的「民主」，痛恨乙種國家的「極權」，就是因爲他們只看見甲種國家裡「下等人」似乎有說話的自由，乙種國家裡「上等人」却已失去了說謊的自由；他們看不見甲種國家裡下等人

沒有吃飯的自由而在乙種國家裡却已經有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是怎樣的一種自由，要得到他們所要求的自由又是採用什麼手段？

是向甲種國家的「上等人」要求「下等人」吃飯的自由麼？「爲民先鋒」，這明明就顯得有些「左」了，與他們自己所標榜的「中間」有了距離。用個人的力量與和平的手段得到這自由麼？「一盤散沙」「與虎謀皮」，古人已知其此路不通！團結力量武裝爭取麼？則又與其所標榜的「和平」有了矛盾。

是向乙種國家裡的「下等人」要求「上等人」的說謊的自由麼？「爲虎作倀」，明明顯得有些「右」了，又與他們自己所標榜的「中間」有了距離，用個人的力量與和平的手段得到這自由麼？「各自爲政」「俟河之清」，古人也已知其決不可能！團結力量武裝爭取麼？則又與其所標榜的「和平」有了矛盾。

這真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裡自由主義者的大悲哀了，無論說得如何好聽，在「上等人」的眼裡，他們實在不過是一批空想的個人主義者，而在「下等人」的心目中，也其實無非是，不做得很，借用魯迅的話：「資本家的乏走狗」而已。

也論筱丹桂之死

筱丹桂一死，連幾位平時一聽見「正義」二字就頭痛的小報作家也在義憤填膺，仗義執言，一致向張春帆進攻了。是的，看筱伶的死後哀「榮」，一具楠木棺材就是一億以上，誰也不相信她之自殺會出於經濟逼迫。出於受不了丈夫（？）的精神上與肉體上的摧殘壓折大概是可毋庸置疑的，在這一點上，張春帆實在是一個殺人的凶手，無論他在靈堂上傷心得暈了過去是否真誠實做。然而進一層仔細一想，張春帆之流在這個社會裡乃是一種普遍的存在，他的行為是這個男人中心社會的寬容的結果，則今日殺害筱丹桂「們」的凶手，其實並不僅張春帆一個，也許我們大家都有幾分罪過；因為我們自己身上就不免或多或少地附著張春帆式思想和感情的鬼魂；男人可以一妻數妾，女子絕不能同一個異性交際往來。交際往來了呢？對於自己的妻子大抵是加以毆辱，對於與自己毫無干係的女人呢，也要同樣的「義憤填膺」，「仗義執言」，毒罵之曰：「交際草」「褲帶奇鬆」「至尊寶」了！在這樣一個社

會裡，「人言」也真是太「可畏」了，擺在一個柔弱而又不甘于爲被損害的金絲雀的女人前面的出路，也似乎只有上吊吞來沙爾而已。

自然，效娜拉的出走也是一法。然而不管娜拉出走以後的結局如何，要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勇氣的。而筱丹桂「們」的女人却又是那麼的柔弱。我這裡說她們柔弱，絕無輕視譏諷之意。我的心裡倒是充滿了無限的同情的。因爲我覺得她們的柔弱與其說是先天的，無寧說乃是後天的環境教養年深月久的陶冶的結果。魯迅先生在論申報記者秦理卿夫人之死一文，中對此點有着很平實的見解，手頭無書，不能學滕文公之摘錄爲憾。

筱丹桂一死，越劇觀衆，報紙讀者，識與不識，同聲哀悼，這是因爲她是越劇「名伶」之故。然而過去現在，和筱伶同其命運而默默無聞含着怨苦死去的，普天之下，不知有多少呢？言念及此，真不禁要擲筆而起，大呼一聲了：救救女人！

陰歷新年想到周作人之流

雖說民生凋敝，陰曆新年的熱鬧已大不如前，使得一批懷古家低喟長嘆，不勝今昔之悲；然而在我寓所的四周，除夕晚上，爆竹鞭炮乒乓劈拍之聲依然徹夜不絕於耳，年初一那天拜年賀歲者依然恭喜發財結繹於途。那氣象，較之陽曆元旦，依然還是勝過一籌。思想習俗之難於改革，甚於政治制度，這話的確有點道理。我在窗前獨坐，靜聽樓下孩子們驚心動魄的甩炮之聲的時候，因此竟想起老虎橋畔的周作人，紐約街頭的林語堂們來了。

周作人，林語堂之流在他們寫作史的前期，都不愧是思想革命的先驅，到得後期，大都回轉頭去，提倡語錄體，讚美舊事物起來；這反動的原因在那兒呢？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我看恐怕就在他們不明白中國高喊革命幾十年，舊思想習俗的勢力實在絲毫未動。他們端坐書齋，只看報章雜誌，未見民間實情。報章一到陽曆元旦，莫不競出特刊，新聞記者以大號「國旗飄揚，萬戶歡騰」之類的紅字加以渲染，雜誌裡平常的文藝作品多是新的語體，